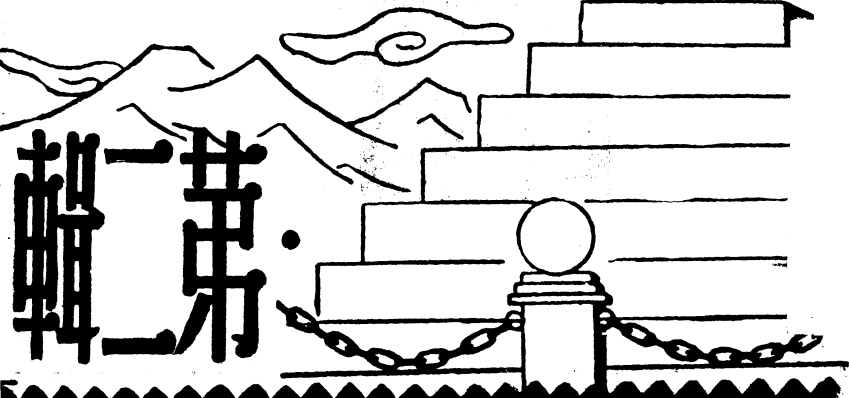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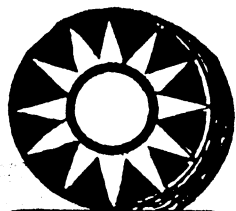


青年模範叢書

孔繁霖編

陳英士

革命先烈的奮鬥犧牲之事蹟



第二輯

書叢範模年青

士 英 陳

著 編 霖 繁 孔

行 印 社 版 出 年 青

青年年模範叢書

第一輯 我國歷史上知識青年從軍之先例

- (一)張 壽、蘇 武 (二)衛 青、霍去病 (三)馬 援 (四)班 超
- (五)諸 葛 亮 (六)李 世 民 (七)岳 飛 (八)辛棄疾
- (九)戚 繼 光 (十)鄭 成 功

第二輯 革命先烈奮鬥犧牲之事蹟

- (一)陸皓東、史堅如 (二)鄒 容 (三)秋 瑾 (四)黃克強
- (五)陳 英 士 (六)朱執信 廖仲愷 (七)蔡松坡 (八)黃花岡

第三輯 抗戰期中軍民忠勇故事

- (一)陸軍忠勇故事集 (二)空軍忠勇故事集
- (三)團員忠勇故事集 (四)民間忠勇故事集

第四輯 遠征軍青年軍生活紀實

- (一)遠征軍在前綫 (二)活躍的青年軍

青年模範叢書編輯旨趣

一、我國古以六藝施教，兼重文武，故歷代賢豪，在其青年時期，每當國家危難之際，輒能投筆從戎，奮起衛國，其可歌可泣之行爲，常能挽救一代之國運。迄乎近代，首倡革命，推翻滿清，建立民國之先知先烈，自

國父孫先生以次，亦皆發軔於青年時期，其愛國心之誠摯熱烈，行爲之義勇悲壯，更遠邁古昔。此次對倭抗戰，人無分男女，地無分南北，敵愾同仇，奮勇殺敵，在

主席蔣先生領導之下，寫出此忠勇光榮之一頁新史者，大多亦是

青年；此其所爲，蓋與先賢先烈如出一轍。此一貫之犧牲奮鬥精神，實爲我中華民族之優良傳統，亦卽我中華民族賴以永存者也。爲鼓舞我青年見賢思齊之心，使踴躍參加當前之知識青年從軍運動，及今後復興建國之大業，則發揚此種優良傳統之犧牲奮鬥精神，實爲今日切要之圖，此本叢書之所由編輯也。

二、基於上述之理由，本叢書計分四輯，共二十四冊，預定於三十四年一年內次第完成，其各輯書目分列如左：

第一輯 我國歷史上知識青年從軍之先例

- (一)張騫、蘇武 (二)衛青、霍去病 (三)馬援
(四)班超 (五)諸葛亮 (六)李世民

(七)岳 飛 (八)辛 棄 疾 (九)戚 繼 光

(十)鄭 成 功

第二輯 革命先烈奮鬥犧牲之事蹟

(一)陸皓東、史堅如 (二)鄒 容 (三)秋 瑾

(四)黃 克 強 (五)陳 英 士 (六)朱執信、廖仲愷

(七)蔡 松 坡 (八)黃 花 岡

第三輯 抗戰期中軍民忠勇故事

(一)陸軍忠勇故事集 (二)空軍忠勇故事集

(三)團員忠勇故事集 (四)民間忠勇故事集

第四輯 遠征軍青年軍生活紀實

(一)遠征軍在前線

(二)活躍的青年軍

三、本叢書所輯各書，其篇幅內容，力求均勻。但事實上，或以其人
事蹟甚多，雖經過揀擇，仍不免失之於繁；又或以留傳之史料本
來甚少，雖廣為搜集，仍不免失之於略。加以限於時間，成書倉
卒，魯魚亥豕，在所弗免。敬希讀者惠予指教，俾再版時得以改
正，不勝企幸。

柳克述敬識 三十四年五月五日於陪都

陳英士

目次

青年模範叢書編輯志趣

一	少年生活	一
二	投身革命	一一
三	宣傳與軍事	一九
四	組織同盟會中部總會	二五
五	響應武漢起義	二九
六	嚴密黨的組織	四一
七	策動討袁軍事	五九
八	革命青年之楷模	七五

陳英士

一、少年生活

(一)英士的家庭 陳英士，以字行，名其美，浙江吳興人，生於民國紀元前三十六年（清光緒三年，西歷一八七七年）十二月十五日，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有卓行的人，祖父尤好義任俠，爲鄉里經營公益事業，不遺餘力，地方官曾題「聖門狷者之流」的匾額給他。父春倉先生，以商業起家，母吳太夫人。

(二)聰明機警的孩子 英士少年的時候，聰明便已顯露，做事的機警，引起了鄉人的注意。八歲時，他同一班小孩到野外去玩，用火柴燒枯草來取樂，其中有一小孩，忽然被火燒着衣服，焦急得大哭起來，其他的小孩都嚇跑了，只有他一個人一點沒有慌張，趕緊跑上去，把那個小孩推倒在地上，自己緊緊的伏在他的身上，衣上的火便馬上

熄了。那個孩子也一點沒有受傷。

又有一次，那時他已十歲了，他和一班小孩，在曠地上驅馬爲戲，突有一馬在他的後面追來，勢甚兇猛。他的遊伴都爲之驚慌不置，他獨從容步行數十步，等到將被追及時，陡然伏在地上不動，馬頓時失掉目標，停止前進，正欲轉身奔回羣中去，他忽站起來，使力痛擊，馬跑得越快，大家越感到快樂。他對於剛才所遭受的危險，毫不爲意。

(三) 反抗陋俗的故事 英士十一歲時，在吳興的石門鎮住。那年舊曆十月二十三日，爲石門城隍誕日。那天夜間，當地的愚夫愚婦，盈千累萬的到城隍廟裏來禱拜，大家都唸着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滿屋子都是這個聲音。他和他的朋友到廟裏去遊玩，深深地感到鄉人的愚昧可笑。行到地獄殿，他看見土偶狀極猙獰，於是用手指說：「百姓已受你愚弄，你還裝得這樣可惡。」他就乘人不備，挾着面目最猙獰的一個回來，自己坐在高堂上，把土偶用鞭子笞撻之後。又把他放在小便的地方，對着它說：「你無端受着百姓的香火已久，現在罰你看守便所，你須忠於職守。」第二天，爲別人發覺，把土偶送

回廟裏，他大怒，仍然把它拿回來，毀壞之後，復投入溺中。

又有一次，他看到鄉人問卜求籤以治病，知道入迷已深，不可以理喻，便暗中把城隍的仙方籤和觀音殿的靈方籤互相掉換。鄉人許久才發現，非常駭異，大家都不知道這是他弄的惡作劇。

由這些事情看來，英士反抗不合理習俗的心思，自幼就是很強的了。

(四) 讀書的喜好 英士兄弟共三人，兄其業，弟其采，他居次。他的父親的意思，是要他的哥哥和弟弟讀書，他則學習商業，以維家計，所以他在鄉間讀幾年書，到了十五歲，便到石門鎮一家當舖裏去學徒。他空閑的時候，很喜歡閱讀讀書報，漸漸知道國家大事。甲午戰敗，清廷對日割地賠款，他非常憤慨，寫信給他的弟弟其采，勸他學習西學，以求實用。後來外侮愈急，他的憤慨愈多。

二十六歲時，他的弟弟其采從日本學成回國，和他談到日本所以富強，全在變法維新，振興實業，他大受感觸，覺得內地見聞狹窄，不能發展，次年便辭去當舖職務，跑

到上海學習絲業。上海在那時是新學運動的中心，也是救國運動的中心。他一到那裏，便立刻投入這偉大的時代潮流裏，乘學商的餘暇，一方面銳意研究科學，增進新智識；一方面又廣求同志，開始革命運動，熱烈的向上追求。

他漸漸的對學習絲業感覺不滿意了，嘗嘆道：「商賈徵逐末利，何補於國家的危亡！」因此，他就想出國留學，以求深造，但苦於學費無着，時其采正在湖南任新軍統帶，他便到湖南去和其采商量，其采欣然許諾，願以私蓄助他完成志願。他囑其采留意，聯絡湘中志士，作為反清革命的準備，然後起程到日本去。

（五）為革命而東渡留學 英士到了日本東京，先入警監學校，學習警察法律，後來他感覺實行革命，需要軍事知識，又改入東斌學校學習軍事。

那時在東京的中國學生，多來自各省，他們到了外國，深恨滿洲政治的黑暗與不平，覺得亟需改革，於是相互交結，進行種種革命運動。中國國民黨史稿書內有一段，記載當時中國留日學生的革命活動很清楚，那記載說：

「自中日戰後，清廷自審勢絀，倡言維新，紛派學生留學，以日本地近費廉，公私留學者尤多。此類有志青年，足履外國，已痛滿洲政治之不平與黑暗，而德租膠州，俄租旅順，大連，英租威海衛，法租廣州灣，及各國劃定勢力範圍，與喪權借款之約，更相接踵。加以外禍日深，內政日壞，故感受革命理想極速，轉瞬成爲風氣，因設青年會以爲機關，所以別於其時在日之立憲派學生所立譯書彙編，清議報等機關也。其時東京留學界之思想言論，多集中於革命問題。」

東三省俄國不撤兵事發生，軍國民教育會應時而起，藍天蔚、鈕永建、吳敬恆，吳祿貞、敖振邦等爲之教授，並派鈕與湯同入天津與袁世凱聯絡，不得要領而返，乃轉謀回各省，潛圖舉義。時各省學生皆有學生會，會中多辦一機關報，報以不言革命爲恥，此外劉成勳在學生會大演說革命排滿，而戢翼暈、沈翔雲、張繼等則發起國民報以鼓吹革命，秦力山等創開支那亡國紀念會，一時風起雲湧。而上海蔡元培、吳敬恆、章炳麟等所辦之愛國學社及義勇隊，吳敬恆等所發起之張園演說會，章

炳麟、鄒容、章士釗、陳範等所辦之蘇報，復互相聲援。

總理甲辰經日本赴美時，復囑同志多人在日本物色有志之學生，結爲團體，於是留日學生，益集中於革命旗幟之下。」

民國紀元前七年七月，總理由美至日本，進行革命事業。這時在東京的中國留學生，雖說大多數是傾向革命，但還有少數青年爲保皇黨所惑，以爲中國祇宜君主立憲，不宜於民主共和，總理覺得這一種落後的思想，必須根本祛除，然後革命大業才能順利進展，於是他就乘着開會歡迎他的時候，講演革命理論，提示革命方略，力言中國必須採用革命方法，迎頭趕上，才能得到拯救。意詞懇切，聽者動容。那演詞道：

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義，應而和之者特會黨耳，至於中流社會以上之人，實爲寥寥，乃曾幾何時，思想進步，民族主義大有一日千里之勢，充布於各種社會之中，殆無不認革命爲必要者。雖以鄙人之愚，以其曾從事於民族主義，爲諸君所歡迎，此誠足爲我國賀也。顧諸君之來日本也，在吸取其文明也。然而日本之文明，非其固

有者，前則取之於中國，後則師資於泰西，若中國以其固有之文明轉而用之，突駕日本，無可疑也。中國不僅可以突駕日本也，鄙人此次由美而英而德而法，古時所謂文明中心點，如埃及、希臘、羅馬等，皆已不可復觀。近日雅利安之文明，特發達於數百年前耳，而中國之文明，已著於數千年前，此爲西人所不及。但中國傾於保守，讓西人獨步，然近今十年思想之變遷，有異常之速度，以此速度推之，二十年之後，不難舉西人之文明而盡有之，卽或勝之焉，亦非不可能之事也。蓋各國無不由舊而新，英國倫敦，先無電車，惟用馬車，日本亦然，鄙人去日本未三年耳，再來迴如隔世，前之馬車，今已悉改爲電車矣。謂數年後之中國，而仍如今日之中國，有是理乎！

中國土地人口爲各國所不及，吾儕生在中國，實爲幸福，各國賢豪欲得如中國之舞臺者利用之而不可得，吾儕既據此大舞臺，而反謂無所藉手，蹉跎歲月，寸功不展，使此絕好山河，仍爲異族所據，至今無有能光復之，而建一共和國，以表白於世

者，豈非可羞之極者乎？

西人知我不能利用此土地也，乃始狡焉思逞，中國見情勢日迫，不勝危懼，然苟我發奮自雄，西人將見好於我不暇，遑敢圖我，不思自立，惟以懼人爲事，豈計之得者耶！

所以鄙人無他，惟願諸君將振興中國之責任，置之於己身之肩上。昔日本維新之初，亦不過數志士爲之原動力耳，僅三十餘年而躋於六大強國之一，以吾儕今日爲之，獨不能事半功倍乎？

有謂中國今日無一不在幼稚時代，殊難望其速效，此甚不然，各國發明機器者，皆數十年始能成一物，仿而造之者，歲月之功已足，中國之情況，亦猶是耳。又有謂各國皆由野蠻而專制而君主立憲，由君主立憲而始共和，次序井然，斷難躐等；中國今日祇可爲君主立憲，不能躐等而爲共和。此說亦謬，於修築鐵路可以知之矣。鐵路之汽車，始極粗惡，繼漸改良，中國而修鐵路也，將用其最粗劣之汽車乎？抑

用其最近改良之汽車乎？於是取譬，是非較瞭然矣。且夫菲律賓之人，土番也；而能拒西班牙，美利堅兩大國，以謀獨立而建共和。北美之黑人，前者皆蠢如鹿豕，今皆得爲自由民，言中國不可共和，是誣中國人，曾菲律賓人北美黑人之不若也，烏乎可！所以吾儕謂中國不能共和，如謂不能，是反乎進化之公理也。不知文明之眞價值也。且世界立憲，亦必以流血得之，方能稱爲眞立憲，同一流血，何不爲直接了當之共和，而爲此不完備之立憲乎？語曰：「取法乎上，僅得其中。」擇其中而取法之，是豈智者所爲耶！鄙人願諸君於是等謬想，淘汰潔淨，從最高之改革着手，則同胞幸甚。」

總理這篇演講過了之後，轉變了不少青年學生的思想，因是東京革命空氣越加濃厚，革命潮流越加激揚了。

英士本來就是一個富有革命性的青年，現在來到這革命中心的東京，與革命青年交結，聽革命領袖言論，耳染目濡，感想甚深。因是，他早就想投入革命，爲改造新中國

而努力！

陳
英
士

二、投身革命

英士革命心切，適逢 總理理想擴大革命團體組織，成立中國同盟會，他認為時機已到，遂毅然加入，從此他就成為同盟會的一份子，熱烈參加同盟會的活動，形成一注革命的巨流，沖倒滿清專制，為中華民國開闢一條光明大道。

英士是參加中國同盟會從事革命活動的，所以中國同盟會不論在中國的革命史上或英士一生的事業上，都是很重要的。現在讓我們先述它的成立經過，然後再述它的革命策略：

(一) 中國同盟會成立經過 原來總理在東京歡迎會上演說革命理論後，確實引起了許多青年來信從。因是他進一步認識，革命潮流儘管澎湃，設使沒有一個統一的機關，來集中力量，切實推動，革命還是不能成功的，於是他便和華興會的首領黃興會商，結果大家都覺得這種意見是很對的，於是就定於民國紀元前七年三十日，假東京赤坂

區檜町黑龍會爲會場，召開籌備會，討論進行，當天到會的，有（總理和黃興，張繼，陳天華、宋教仁、馮自由、田桐、居正、胡毅生、馬君武，董修武、鄧家彥、張我華、黃復生、汪兆銘、古應芬等，七十餘人，首由總理宣佈開會理由，兼及革命形勢，次由黃興等相繼演說，咸慷慨陳革命大義。既而討論組織問題，總理提議定名爲中國革命同盟會，討論結果，簡稱爲中國同盟會。次提議以「驅逐韃虜，恢復中華，創立民國，平均地權。」十六字爲會綱。這是中國同盟會的籌備情形。

八月二十日下午，中國同盟會假東京赤坂區，靈南坂、坂本金彌邸開成立大會，加盟者數百人，（籍貫包括全國十有七省，只有甘肅一省因無留日學生，故未有人入盟）英士素有革命思想，因在同盟會成立的時候，就毅然加入，自此之後，對革命工作愈加努力。

（二）同盟會之策略 中國同盟會成立後，黨的組織愈見嚴密，革命的力量愈見充實，而革命方略亦愈見周詳：一方面招編軍隊，爲驅逐韃虜創立民國之工具；一方面

又以革命宗旨昭示天下，以喚醒民衆共同努力。同盟會的軍政府宣言說道：

「天運次歲年月日，中華國民軍軍都督，奉軍政府令，以軍政府之宗旨及條例，布告國民，今者國民軍起立軍政府，滌二百六十年之羶腥，復四千年之祖國，謀四萬萬人之福祉，此不特軍政府責無旁貸，凡我國民皆當引爲己責者也。維我中國開國以來，以中國人治中國，雖間有異族篡據，我祖我宗常能驅除光復，以貽後人，今漢人倡率義師，殄除胡虜，此爲上繼先人之遺烈，大義所在，凡我漢人，當無不曉然。惟前代革命，如有明及太平天國，祇以驅除光復自任，此外無所轉移，我等今日與前代殊，於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之外，國體民生，尙當變更，雖經緯萬端，要其一貫之精神，則爲自由，平等，博愛，故前代爲英雄革命，今日爲國民革命，所謂國民革命者，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，卽皆負革命之責任，軍政府特爲其機關而已。自今日以往，國民之責任，卽軍政府之責任，軍政府之功，卽國民之功，軍政府與國民，同心努力，以盡責任。用特披露腹心，以今日革命之經綸，暨

將來治國之本，布告天下。

1. 驅除韃虜 今之滿洲，本塞外東胡，昔在明朝，屢爲邊患，後來中國多事，長驅入關，滅我中國，迫我漢人，爲其奴隸，有不從者，殺戮億萬，我漢人爲亡國之民者，二百六十年於斯。滿洲政府，窮兇極惡，今已貫盈，義師所指，覆彼政府，還我主權，其滿洲、漢軍人等，如悔悟來降者，免其罪，敢有抵抗者，殺無赦，漢人有爲滿洲作漢奸者，亦如之。

2. 恢復中華 中國者，中國人之中國，中國之政治，中國人任之，驅逐韃虜之後，光復我民族的國家，敢有爲石敬瑭，吳三桂之所爲者，天下共擊之。

3. 建立民國 今者由平等革命，以建民國政府：凡爲國民，皆平等而有參政權，大總統由國民共舉，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，制定中華民國憲法，人人共守，敢有帝制自爲者，天下共擊之。

4. 平均地權 文明之福祉，國民平等以享受之，當改良社會經濟組織，核定天下地價

，其現有之地價，仍屬原主，所有革命後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，則歸於國家，爲國民所共享，肇造社會的國家，傳家給人足，四海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，敢有襲斷以制國民之生命者，與衆棄之。

右四綱，其措施之序，則分三期，第一期，爲軍法之治，義師既起，各地反正，土地人民，新脫滿洲之羈絆，臨敵者宜同仇敵愾，內輯族人，外禦寇仇，軍隊與人民，同受治於軍法之下，軍隊爲人民戮力破敵，人民供軍隊之需要，及不妨其安寤，既破敵者，及未破敵者，地方行政，軍政府總攝之，以次掃除積弊。政治之害，如政府之壓制，官吏之貪婪，差役之勒索，刑罰之殘酷，抽捐之橫暴，辮髮之屈辱；與滿洲勢力同時斬絕。風俗之害，如奴婢之畜養，纏足之殘忍，鴉片之流毒，風水之阻害，亦一切禁止。每一縣以三年爲限，其未及三年已有成效者，皆解軍法，布約法。第二期爲約法之治。每一縣既解軍法之後，軍政府以地方自治權歸之其地之人民。地方議會議員，及地方行政官吏，皆由人民選舉，凡軍政府對於人民之權利義務，及人民對於軍

政府之權利義務，悉規定於約法，軍政府與地方議會及人民皆循守之。有違法者，負其責任。以天下定後六年爲限，始解約法，布憲法。第三期爲憲法之始。全國行約法六年後，制定憲法。軍政府解兵權，行政權，國民公選大總統，及公選議員以組織國會，一國之政事，依憲法以行之。此三期，第一期軍政府督率國民掃除舊污之時代；第二期爲軍政府授地方自治權於人民，而自總攬國事之時代；第三期爲軍政府解除權柄，在憲法上國家機關分掌國事之時代，俾我國民循序以進，養成自由平等之資格，中華民國之根本，胥於是乎在焉。

以上爲綱有四，其序有三，軍政府爲國戮力，失信矢忠，始終不渝，尤深信我國民，必能踔厲堅忍，共成大業，漢族神靈，久焜耀於四海，比遭邦家多難，困苦百折，今際光復時代，祈人人各發揚其精神，我漢人同爲軒轅之子孫，國人相視，皆伯叔兄弟諸姑姊妹，一切平等，無有貴賤之差，貧富之別，休戚與共，患難相救，同心同德，以衛國保種自任，戰士不愛其命，閭閻不惜其力，卽革命可成，民政可立，願我四萬

萬人共勉之。」

由於同盟會的積極進行，革命空氣風起雲湧，不到一年時間，國內外加盟的，已在萬人以上。於是國內和國外的支部都先後紛紛成立。爲革命運動開一新紀元。因此總理嘗感慨的說道；「前者雖身當百難之衝，爲舉世所非笑唾罵，一敗再敗而猶冒險猛進者，仍未敢望革命事業能及身而成者也。其所以百折不回者，期有繼起者耳。及是時集合全國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，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。」這可見同盟會的成立，對於中國革命的影響，實在是太大了。

陳
英
士

一八

三、宣傳與軍事

同盟會有兩個最重要而又最實際的工作：一是宣傳，一是軍事。關於宣傳，同盟會於乙巳年十二月發行民報，鼓吹三民主義，總理爲發刊詞，標明左列幾項主義：

- 一、顛覆現今惡劣政府。
- 一、建立共和政體。
- 一、維持世界真正之和平。
- 一、土地國有。
- 一、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聯合。
- 一、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命事業。

這種宣傳，對於喚起世界各國的同情和灌輸國民革命思想，都有很大的功效。關於軍事人材的養成，總理早就注意。在紀元前九年，曾設軍事研究所於日本東

京之青山，聘日人步兵大尉日野熊藏爲教授，胡毅生、黎仲實、李自重、伍嘉彥、饒景華等都在這裏面當過學生，後來因爲費多而事故叢生，至同盟會成立後就解散了。轉注意於聯絡國內外之陸軍學生，收效至大，幾乎成爲革命的中堅份子。

英士，對於這兩種工作的重要，都是看到了的；而且他都很有興趣，積極進行不稍放鬆。他曾和一般同志到漢口英租界去，籌備創辦大陸日報，一切都已安排妥當，正預備出版，忽爲湖北清吏偵知，向租界當局要求逮捕，他不得不忍痛放棄。事敗垂成，損失很大。回到上海，又創辦中國公報和民聲叢報，爲鼓吹革命的言論機關。此外對於各同志所辦的刊物，他也無分彼此的盡力協助。宣傳書報，像雨後春筍般的產生，大大的激動一般人的心情，收到了很美滿的效果。

他覺得實行革命，需要軍事人材，因是他就留心羅致。後來他在交接的人中，認識了一位拳術家霍元甲，頗富於愛國思想，於是他便計劃創辦一間精武學校，從同志中挑選志向堅定，體格強健者數十人，由元甲教授拳術和軍事學，六個月畢業後，再把幾個

同志，分派到各地地方去，組織同一性質的學校，每人再担任教授五十人，若干年後，便可練成千萬體力強健，富於軍事學識的革命幹部。對於革命運動必有偉大的貢獻。可惜元甲不久被人毒害，他這個偉大的計劃，就無從實現了。

革命運動經過了宣傳的喚醒，和軍事人材的收羅，革命起義，也就不斷的在各省發生，僅僅紀元前五年（清光緒三十三年，西歷一九〇七年）的一年內，便有許雪秋等的潮州之役，余繼成等之黃崗之役，鄧子瑜等的惠州之役，徐錫麟的安慶之役，秋瑾的紹興之役，王和順等的欽州之役，黃明堂的鎮南關之役，人心振奮達於極點。

英士在日本看到這種情形，感覺無限的興奮，認為實行的時期已經到來，應該趕快回國參與這種工作，因於紀元前四年春，由日回國。在上海設立一個機關，以便聯絡東南各省的志士，和計劃起義的軍事。他自以為是浙江人，對於本省形情比較熟悉，易於發動革命，於是他就準備在浙江大舉。不料黨人劉光漢與兩江總督端方私有勾通，把他的進行計劃密自洩漏了，以致機關被破獲，他的革命的策劃，大大的受了一個打擊，但

他並不灰心，仍然進行他的革命的工作。

同盟會最重大的一次舉動，要算民國紀元前一年三月二十九日的廣州之役了。這一舉動，是同盟會傾全黨之人力財力而發動的革命運動，舉義雖定於廣州，計劃則及於長江各省，想一舉而摧毀滿清，建立民國。英士對於這一次轟轟烈烈的舉義，不論是事前的策劃，或事後的援助，他都盡了不少的力量。

這次廣州舉義是國父感於日俄協約的告成，國事日亟，遂於紀元前二年，由檀香山經日本至南洋庇能，約黃興胡漢民趙聲鄧澤如等集議於檳榔嶼，決定在廣州首義。議定後，趙聲因為要保存新軍舉義的機關，很快的就先回香港，黃興於十二月中旬自南洋歸，辛亥正月月中旬，胡漢民亦至；此外還有長江各省及閩桂日本各地同志多人，都聚集於香港，共謀革命進行。英士也被邀到香港來參預計劃。大家議定組織一個統籌部為發號施令的機關，並推舉黃興為統籌部部长，趙聲為副部长。黃興把部內的人員佈署好了以後，即謀軍事的配合，以姚雨平林樹巍何進等運動廣州新軍及防營，以朱執信胡毅生

運動各地民軍，以李海雲担任海軍。又擬於廣州攻取之後，立即分遣三軍出動：一軍出湖南趨湖北，黃興統之；一軍出江西趨南京，趙聲統之；一軍留粵爲後援。俟南京武昌克復後，即會師北伐。又派熊越山赴日促同志回國，以充實力量，命劉揆一宋教仁陳英士于右任譚人鳳居正田桐孫武等，分途担任各省響應工作，計劃既定，各省即分頭進行。黃興在廣州組織敢死隊，預備破壞各行政機關，奪取軍械子彈，並與新軍取得聯繫。

經過兩個月的準備，到三月間，一切布置大致就緒，黃興於二十五日，約集在港同志來省，研論行動方策，遂決定於三月二十九日舉義，並約定於是日晚間十二點鐘出發。不料竟有奸細向粵督張鳴岐密告，張謀商於水師提督李準，即於二十六日飛調防勇二營來省戒備，以後並破獲機關數處，捕去同志十餘人。黃興知事已急，乃於二十九日下午五時三十分，率隊百餘人，疾趨入督署，搜尋張鳴岐不得，擊斃統帶金鎮邦，縱火而去。後以敵軍四面合圍，衆寡不敵，革命運動遂告失敗，同志死者七十二人。

廣州之役失敗後，清吏大搜革命黨，鬧得滿城風聲鶴唳，人心不安，英士却於這時

無聲無息地獨自跑到廣州，暗中設法救護同志脫險。後爲清吏偵悉，嚴行緝拿，在香港的同志都以爲他已遭不幸，可是他已設了巧計逃脫了。這次廣州起義，雖是失敗，然其轟轟烈烈之概，已震動寰宇了。

四、組織同盟會中部總會

自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義失敗後，革命聲勢受到很嚴重的頓挫，許多同志都很沮喪，覺得革命的前途非常渺茫；但，英士的想法，確不如此。他追想過去情形，深感有共同宗旨，無共同計劃，有切實人材，無切實組織，以致不能發生很大的力量，達成革命的目的；今後的策劃，當針對過去缺點，力謀糾正，於是便會同宋教仁，徐潛、譚人鳳、鄧道藩等商量發起組織同盟會中部總會，奉東京本部為主，與南方分會分頭進行，革命聲勢爲之再振。他們發出宣言，說明組織之原委道：

現政府之不足以救國，除中國喪心病狂之憲政黨外，販夫牧豎，皆能洞知，何況憂時之志士？故自同盟會提倡種族主義以來，革命之思想，統政界、學界、軍界、以及工商界，皆大有人在；顧思想如此之發達，人材如是之衆多，而勢力猶然孱弱不能戰勝政府者，其故何哉！有共同之宗旨，而無共同之計劃，有切實之人材，

而無切實之組織也。何以言之？如章太炎、陶成章、劉漢等已入黨者也，或主分離，或主攻擊，或爲客犬，非無共同之計劃以致之乎？而外此之入主出奴，與夫分援樹黨，各抱野心，更不知凡幾耳。如徐錫麟、溫生才、熊成基輩，未入黨者也，一死安慶，一死廣州，一死東三省，非無切實之組織有以致之乎。而前此之「朝秦暮楚」與夫輕舉妄動，拋棄生命者，更不知凡幾耳。前之缺點，病不合，推其弊，必將釀歷史之紛爭，後之缺點，病不通，推其弊，必至嘆黨員之寥落，前一缺點伏而未發，後一缺點則不自今日摧殘過半人才始。前精衛陷北京，南洋保皇報曾載有曰：「跳來跳去，祇此數人。」嗚呼！有此二病，不從根本上解決，惟挾金錢主義，臨時召募烏合之衆，雜於黨中，冀僥倖以成事，豈可爲之數哉！此吾黨所以義師屢起屢蹶，而至最後之慘劇也。同人等激發於死者之義烈，各有奮心，留港月餘，冀與主事諸公婉商善後補救之策，乃一則以氣鬱身死，一則以事敗心灰，一則燕處深居不能謀一面，於是羣鳥獸散，滿腔熱血，悉付之汪洋泡影中矣。雖然，黨事者

，黨人之公責任也。有倚賴性，無責任心，何以對死友於地下？返滬諸同盟會中部總會者，奉東京之不能自己，於是乎有同盟會中部總會之組織，定名為同盟會中部總會者，奉東京本會為主體，認南部分會為友邦，而以中部別之，名義上自可無衝突也。總機關設於上海，取交通便，可以聯絡各省，統籌辦法也。各省設分部，總攬人才，分擔責任，庶無顧此失彼之虞也。機關制取合議，救偏僻，防專制也。總理暫不虛設，留以待賢豪，收物望，有大人物出當適如其分，不至鄙夷不屑就也。舉義為由總部召集，各分會提議，不得懷抱野心，輕於發難，培元氣，養實力也。總部對於各團體相繫相維，一秉信義，而籠絡誘騙之手段，不得施也。各團體對於總部，同心同德，共造時機，而省界感情之故見，不可現也。組織之內容，大概如是，海內同志，其以為不謬，肯表同情贊助歟？黨人幸甚，中國幸甚。

同盟會中部總會組成之後，長江一帶的革命活動才有個中心，自此中國革命的目標，即由南方移轉到中部，給滿清政府更迫近更深重的打擊。同盟會中部總會組成之後，

更加便於布署江浙及長江一帶反清形勢，策動兩湖的革命同志，往後我們看到辛亥武漢起義，和上海，南京的光復，就可知道同盟會中部總會的作用。這都是由於英士有先見之明，和布置的周密，才能爲革命奠定千秋不拔的基礎。這一點，他對中國革命的貢獻，是不可磨滅的。

五、響應武漢起義

(一) 武漢起義之由來

前幾年中，革命黨的發動，除徐錫麟，熊成基兩次舉事於安慶外，同盟會的直接行動，總是拘於南部的一隅。辛亥三月廣州之役發動以前，譚人鳳曾向黃興，趙聲建言：「兩湖居中原中樞，得之可以震動全國，控制虜廷，不得，則廣東雖爲我有，仍不能以有爲。願加以注意，俾收響應之效。」黃興問他的辦法，他說：「居正、孫武等，日夕爲武昌謀，惟缺於資，不能設立機關，以張大其勢力。湖南同志甚多，以缺於資不能爲進行之部署。誠能以金分給於兩湖同志，則機關一立，勢力集中，響應之效必大。」原來兩湖自萍醴之役失敗，日知會被破壞後，又發生了一些革命團體：最先是共進會，後來又有武昌的文學社。文學社以蔣翊武等爲領袖，胡瑛在武昌獄中亦陰與其事。他的會員，大概都是同盟的會員；但他的組織行動，並不必由同盟會本部的命令。共進會的主腦人物，在湖爲焦達豐，在鄂爲孫武，居正等，牠的會員，

大部分也是同盟會的會員；但也有不曾加入同盟會。他們的組織行動，也不由同盟會的命令。黃興對於共進會的成立，起初不以爲然，曾與焦達豐爭辯。文學社與共進會在武漢方面的祕密活動，起初也不統一，後得譚人鳳等的調和，漸歸一致。辛亥三月，廣州舉事前，黃興依譚人鳳的建言，已與他們聯絡，預備響應。他們的革命勢力以新軍爲柱石而輔之以會黨，文學社的領袖蔣翊武，便是新軍中黨員的重要人物。這是革命黨在武漢原來的概情形。

同盟會的幹部人員，自廣州大失敗以後，趙聲憂憤成病而死，黃興、胡漢民等，蛰伏香港亦頗沮喪。及至英士、宋教仁、譚人鳳等，由香港返滬，組織「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」後，革命精神爲之一振；而且革命發動的中樞也隨之由南部移到長江流域來，尤注意於武漢。

譚人鳳是湖南革命同志中的老人物，鬚髯蒼白，奔走不息，素爲兩湖的青年同志所敬仰；宋教仁本由湖北文通學校出身，與兩湖的青年同志，關係也異常密切；中部總會

第二書言：

「又啓者，鄂代表居正由滬派人來云：新軍自廣州之役，預備起事，其運動之進步甚速。辦法以二十人爲一排，以五排爲一隊，設排長隊長以管領之。平時以感情團結，互相救助，使其愛若兄弟，非他人所得間隔，成一最有集合力之機體。現人數已得二千人左右，此種人數，多係官長下士，而兵卒審其程度最高者始收之。一官長下士能發起，兵卒未有不從者，不必於平時使其習知，況其中又有最好兵卒，爲之操縱，似較粵爲善。近以蜀路風潮激烈，各主動人主張急進辦法，現殆有弦滿欲發之勢。又胡經武（卽胡瑛）亦派有人來，胡雖在獄，以軍界關係未斷，其部下亦約千餘人，去歲弟曾通知胡君，請其組織預備，以備響應，胡已擴張其範圍，聞進步亦速。胡君之人在居君之部下者亦有之，擬於最近發動，期兩部合而爲一。據此則人數已多。際此路潮鼓湧之時，尤易推廣。蓋鄂省軍界，久受壓制。以表面上觀之，似無主動之資格，然其中實蓄有反抗之潛力。而各同志尤憤外界之譏評，必欲

一伸素志以洗其久不名譽之恥。似此人心奮發，倚爲主動，實確有把握，誠爲不可多得之機會。若強爲遏抑，聽其內部自發，吾人不爲之指揮，恐有魚爛之勢，事誠可惜，今既有如此之實力，則以武昌爲中樞，湘粵爲後勁，寧皖陝蜀，亦同時響應，以牽制之，大事不難一舉而定也。急宜趁此機會，猛勇精進，較之徒在粵發動者，事功半倍。且於經濟問題，尤易解決。……總之此次據居君所云，事在必行，……弟故許與效馳驅，不日將赴長江上游，期與會合，故特由尊處轉電中山。弟興再拜，八月十四日，前函書好未發，適鄂派人來，故特補敘，又及。」

看此二書中所述，我們便知道此次武昌發難，本由武漢方面主動，臨事始派人赴滬港方面催促黃興等來鄂主持。但是黃興在香港得到他們的消息時，鄂督瑞澂也探得他們將要發難的消息了。武漢水陸各要地，都加緊戒嚴。發難的期限，本定在陰歷八月十五日；因準備未充足，而所召集的主要人物又未能即到，乃延期到八月二十五日。不料在十八日午後，祕伏漢口俄租界寶善里的黨人，因製造炸彈失慎，炸藥爆發，巡捕聞聲齊

來搜查，捕去黨員二人；清吏聞警，派人向各處搜查，繼於漢口英租界及武昌城內，破獲黨人機關三數處，捕獲憲兵彭楚潘及劉汝夔、楊宏勝並女黨員龍韻蘭等數十餘人，搜去革命旗幟印信文告，及黨員名冊等件。胡瑛在獄聞信，急函通知上海方面，囑陳英士等暫勿來鄂，因此時孫武以製炸彈受傷，蔣翊武則在端方帶往四川的新軍內，亦不在鄂、居正則因接洽滬方同志，前已往滬、因此有中止發動的傾向。但清吏所搜去的黨人名冊中，多屬軍人，軍隊中的黨員，恐政府按名圍捕，人人自危，首由工程營左隊的熊秉坤，倡議即時發難，便於陰歷十九日（即陽歷十月十日）午後九時糾集軍中同志，猛撲楚望臺，占領軍械局；輜重營由城外斬關而入，會攻督署，炮隊馬隊亦動。鄂督瑞澂新軍統制張彪，及文武大小各吏，皆倉猝棄城逃走，武昌便為革命軍所有。漢陽漢口也隨即為革命軍所佔領。這便是武昌起義的由來。

（二）武漢情勢之危急 武漢三鎮為革命軍攻佔後，看起來好像革命的形勢已經穩固，基礎已經確立了；其實不然。第一、因為在武漢領導革命的人才缺乏，不能建立

強固的革命基礎。當武漢攻佔組織軍政府時，首先成問題的，是都督的人選。當時劉公在漢口，倉卒間還不能渡江，所請黃興等亦尙未到，其餘各軍領袖，都以資望淺責任重，不敢担任統領的事情；因此迫不得已，才把舊任清統領的黎元洪找出來担任。同時感於革命草創爲事擇人的困難，爲權宜計，又不得不用降將，於是原任第八鎮標統的楊開甲被任爲參謀長，張景良被任爲總指揮，而革命黨的同志，反多自任中下級工作。這些清廷的降將，對於革命原無認識，怎能有堅定的意志，爲革命奮鬥犧牲呢？所以張景良任總指揮，一遇清廷發兵來鎮壓，卽怯懦不敢前進。這樣的人，怎麼能够領導革命？然而當時的情況，乃至不能不用這些人，領導革命人才的缺乏，可以想見了。第二、因爲在武漢的革命軍力薄弱，不能抗拒清兵的進攻。當發動武漢起義的時候，是以原八鎮及混成協留駐在武昌的部隊爲主幹，合計官佐士兵，不及萬人。但經十九二十之役，殺傷逃亡之餘，所在老兵，不過三數千人。而武漢市民素來不願當兵，召募亦甚困難，強其入伍，則多逃跑，所以擴充兵力，至感棘手。第三、武漢地居中部，水陸交通便利，清

廷調兵圍攻易，革命軍獲得外來接濟難。因有以上種種情形，所以當清廷調集水陸大軍兼程赴援時，武漢即很孤危。其後雖有黃興抵漢，指揮進擊，終以勢單力薄，不能得逞。以致漢口漢陽相繼失守，而武昌的形勢更加岌岌不可終日了。

(三) 上海南京之響應 長江軍事形勢，以武漢為中心，以上海為咽喉。這兩處地方可以互為呼應，手足相顧。所以英士於組織同盟會中部總會後，即注意於此；一方面計劃上海軍事運動，一方面與兩湖同志切實聯絡。及至八月中武昌發難以後，滿清政府急調水陸大軍分途進剿，想一舉而撲滅武漢的革命軍，這時武漢軍政府基礎未固，軍力薄弱，其勢十分危急，因電各省同志，請速發難響應。

英士在上海接得這個訊息，便立刻趕到南京，和當地同志商量，謀由南京首先發動；可是南京的同志，因清吏鐵良張勳擁有重兵，猝發恐不容易，都主張稍緩。於是他又跑回杭州，建議由杭州先發，杭州同志又以為滬杭交通太便，如果上海尚未入革命軍手中，杭州先動，極為危險，都主張上海先發，杭州隨後響應。於是他便立刻跑回上海，

積極準備起事。

九月間，正是清軍圍攻武漢最急的時候，革命軍的抵抗已有不支之勢。及至十二日漢口失守以後，武昌處境更加危殆。恰好在這個時候，英士在上海的準備告成，他因於九月十三日，組織了一部份同志，交給高子白楊譜笙共同督率去進攻製造局。製造局中駐守的軍隊；一部份已表示贊成革命，一部份還表示反對，到了革命軍進攻時，局中軍隊仍舊抵抗，相持未下，影響了一切進行。他看到這種情形，便請各同志停止進攻，自己徒手入製造局向駐軍開導，冀得和平解決。大家都認爲這是最危險不過的事，力阻其行，他不顧一切，竟隻身前往，到了製造局，果被駐軍扣留，用鐵索把他鎖在椅上。外邊的同志都以爲他已被難，非常悲憤，進攻愈急，到了第二天製造局被攻破時，纔把他救出，他一點也沒有悲喜之情，只含笑道：「大家都來了。」

佔領製造局後，繼着又收復郵政總局及上海電報局，淞滬完全入革命軍之手。各同志齊集會議，討論善後辦法，都認爲非舉出適當的人出來統率，不能應付大局。討論結

果，他便在大家一致擁護之下，担任上海都督了。時駐淞滬海軍艦隊，尙未表示態度，他力促其宣布獨立，等到海軍獨立通電發出，局面更爲安定。淞滬光復後的幾天內，杭州、蘇州、鎮江各地同志聞風，也相繼宣布獨立，東南半壁展開了新局勢，而武漢革命得到了聲援，奮鬥的勇氣也增加了百倍。

這時候，張勳仍然盤據南京，和革命爲敵，英士便和各地同志組織蘇、浙、鎮、滬聯軍，推徐紹曾爲總司令，會攻南京，而一切軍需接濟，都仰給於上海，他一身獨任其勞，未稍放鬆，二十餘日後纔把南京攻下，東南形勢大定。

這時湖北方面，漢陽雖又已失去，情形相當嚴重；但南京克復消息一傳到，清軍感到大勢已去，攻勢也無形緩和，時國父適從歐洲回到上海，各獨立省分代表，也先後到上海齊集，會議結果，決定在南京設立臨時政府，國父被舉爲臨時大總統。中華民國便昂然地出現了。

滬、淞的克復，穩定了辛亥革命成功的基礎，功勞最大。國父後來追述此事，曾

說：「時響應之最有力而影響於全國最大者，厥爲上海。陳其美（卽陳英士）在此積極進行，故漢口一失，其美則能取上海以抵之；由上海乃能窺取南京，後漢陽一失，吾黨又得南京以抵之，革命之大局，因以益振，則上海其美一木之支者，較他着尤多也。」這是一點也不過譽的。

陳
英
士

四〇

六、嚴密黨的組織

(一)由同盟會到國民黨 同盟會經過辛亥革命，將滿清帝制推翻，在南京成立臨時政府之後，便由祕密的革命黨一變而為公開的政黨。一般追逐權勢的人，看到內而政府外而都督，很多是同盟會的黨員，心裏十分羨慕，競相加入，一時黨員數量，驟然大增。而舊日熱心革命的黨員，反有以為革命已告完成，即潔身遠行；更有一些黨員，因政見不同，自行脫離，另組政治團體；因是同盟會在質的方面起了變化，以致在北京臨時參議院中，不能和勢力雄厚的共和黨相抗爭。

同盟會幹部宋教仁看到這種情勢，很想擴展黨勢，在參議院中獲得多數，以產生政黨內閣，實現他的政治主張；於是便聯合統一共和黨、國民共進會、共和實進會、國民公黨四個政治團體，於民元八月，改組為國民黨。所布政綱，盡量的偏向溫和，以俯就被合併的他黨，因此，民二的國會選舉，國民黨果然獲勝了。

(二)當日國民黨精神之渙散

當日國民黨精神的渙散，和組織的鬆懈，可由它和袁世凱軍閥勢力鬥爭失敗上看出來。宋教仁於國民黨國會競選獲勝後，以為組織政黨內閣有望，於是他便由湘而鄂而皖而滬，到處演說，對於時政的得失，盡意發揮。宋氏的這種舉動，在先進的立憲國家看來，本來是很平常的事；但是在北洋軍閥官僚看來，却很不順眼。他們怕由議會中的多數黨，出來組織政黨內閣之後，他們的權力就會受到限制，因是於民國二年三月二十日，午後十時，當宋教仁預備乘滬甯車北上時，即派人在滬甯車站對宋行刺，教仁受傷很重，至念二日就死了。這就是有名的刺宋案件。

刺宋案件發生後，舉國人心震動，袁派的人反誣說是國民黨中人互相殘殺，以作嫁禍之計。幸英士素來熟悉上海社會的情形，於是協助租界捕房搜查兇犯，僅僅兩天工夫，便將兇手拿到，又搜獲許多確實證據，真相大白，全國譁然。

我們知道，刺宋案的發生祇是袁氏圖謀消滅國民黨的初步，以後還要採取種種措施，來削弱國民黨的聲勢的。黨人不察，大家不知道趕快團結起來，對主使刺宋的袁世凱

施以嚴厲的制裁；反而在如何處置宋案一問題上，發生了不同的見解。譬如 國父的態度，便很積極，當他由日本回至上海時，看到宋案發生情形，認爲袁氏背叛民國的罪惡已不可掩，應乘人心激怒之時，聲罪致討，以除後患；而黃興等却以爲宋氏既以行政首領主謀殺人，宜依據法律以求解決。英士的主張和黃興的相同，贊成依法律以求解決的。結果，後者的意見獲勝， 國父的主張遂未得實現；於是 由國會提出彈劾，那知袁氏果然置之不理，反而變本加厲的預備對國民黨做更進一步的壓迫，因向列強大舉借款，以便添購軍械，收買議員，運動軍隊。等到他的部署就緒以後，便藉口江西都督李烈鈞，廣東都督胡漢民，安徽都督柏文蔚等曾反對大借款，有不服從中央的舉動，下令將他們一齊免職；到了這個時候，國民黨人纔知道袁世凱的陰險，深悔沒有聽從 國父主張，致有此失着。但是袁氏的計劃是想把反對他的國民黨，一齊消滅了，他可爲所欲爲；因是他在將李烈鈞胡漢民柏文蔚三人免職以後，又派他的心腹李純段祺瑞率兵陸續南下，預備對國民黨人更有所舉動。到了這時，黨人心裏着慌了，以爲再不起兵討伐，便有

被消滅的危險；於是推定李烈鈞回江西湖口首先發難，南京廣東湖南安徽福建四川等省陸續響應，對袁世凱聲罪致討。可是這時國內的情勢已經轉變，人民對於袁世凱的罪惡，沒有先前那樣激憤了，所以雖有贛軍的發難，和各省的響應，終敵不過袁氏的軍力，至九月間，各省討袁軍遂被消滅，這便是「二次革命」的失敗。

二次革命失敗後，黨人多亡命日本，惟有英士一人獨留上海，預備再接再厲的策劃討袁軍事，後為袁黨偵悉，請上海領事團加以逮捕，他乃致函領事團，提出嚴重抗議，義正詞嚴，領事團深為感動，袁黨毒計卒不得售。

(三) 協助 國父嚴密組黨 由於討袁軍事的失敗，國民黨組織鬆弛和精神渙散的缺點，盡情暴露。同時袁世凱在討袁失敗以後，益無忌憚；於是逐議員，廢約法，任宵小，殺黨人，勾結列強，陰謀帝制。而這時國內黨員，賢者死事，不肖者變節；即亡命海外者，亦多墮志他圖，投降自首。總理憂憤交集，不忍見二十餘年艱難締造之革命主義未達，遽爾不振。於是號召能立於戰線的同志，組織中華革命黨，重振革命陣容

，繼續爲討袁而奮鬥，便打電去上海召英士來日勦助，英士從這次失敗中，也發生了和國父同樣的感想，他曾說：「辛亥革命，手持寸鐵，集衆數百，武昌一呼，全國振盪者，革命黨之精神有以致之也。癸丑一役，地據數省，擁兵十萬，北兵負隅而全局失敗者，革命黨中銳氣銷沉之所致也。」所以一接到國父的電報，便立刻東渡。

民國三年六月，開總理選舉會，國父當選爲總理，七月八日在日本築地精養軒開成立會。總理當衆宣誓加盟，其餘的同志入盟，也須宣誓。那誓約道：

立誓約人，爲救中國危亡，拯民生困苦，愿犧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權利，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，務達民權民生兩主義，並創制五權憲法，使政治修明，民生樂利，措國基於鞏固，維世界和平，特誠謹誓如左：

一、實行宗旨

二、服從命令

三、盡忠職務

四、嚴守祕密

五、誓共生死

從茲永守此約，至死不渝，如有二心，甘受極刑。

省 府

州

縣

立誓約人

（按指模處）

介紹人

因爲這次組黨，着重堅定革命陣線，振奮革命精神，以增強革命力量，所以誓約和入盟手續規定比較嚴密。因是一般舊日黨員多有不贊成誓約及按指模而赴歐洲或南洋者，黃興亦未加盟而赴美，英士寫信給他，說明組黨必須嚴密，和同志必須附從中山先生的苦衷，詞意十分沉痛動人。那信道：

「克強我兄足下，美猥以菲材，從諸公後，奔走國事，於茲有年，每懷德音，誼逾骨肉，去夏，征颿西發，美正養疴在院，原擬力疾走別，握手傾懷，迺莫獲我心，足下行期定矣。復以事先日就道，卒無從一面，商榷區區之意，於足下緣何慳也。」

日者晤日友宮崎君，述及近狀，益眷眷國事，彌令美動榛苓彼美，風雨君子之思矣。

溯自辛亥以前，二三同志如譚宋輩，過滬上時，談及吾黨健者，必交推足下，以爲孫氏理想，黃氏實行。夫謂足下爲革命實行家，則海內無賢無愚莫不異口同聲，於足下無所損，惟謂中山先生傾於理想，此語一入吾人腦際，遂使中山先生一切政見，不易見諸實行，迨至今日，猶有持此言以反對中山先生者也。然而徵諸過去之事實，則吾黨重大之失敗，果由中山先生之理想誤之耶？抑認中山先生之理想爲誤，而反對之，致於失敗耶？惟其前日認中山先生之理想爲誤，皆致失敗，則於今日中山先生之所主張，不宜輕以爲理想而不從，再貽他日之悔，此美所以追懷往事，而欲痛滌吾非者也。爰臚昔日反對中山先生，其歷致失敗之點之有負中山先生者數事以告，足下其亦樂聞之否耶？

當中山先生之就職總統也，海內風雲，擾攘未已，中山先生政見，一未實行，

而經濟支絀，更足以掣其肘，比國借款，經臨時參議院之極端反對，海內士大夫，更藉口喪失利權，引爲詬病，究其實實交九七，年息五釐，卽有担保，利權不礙，視後日袁氏五國財團借款之實交八二，鹽稅作抵，不足，復竟以四省地丁，且予以監督財政全權者，孰利孰害，孰得孰失，豈可同年語耶？乃羣焉不察，終受經濟影響，致妨政府行動，中山先生既束手無策，國家更瀕於阽危，固執偏見，貽誤大局，有負於中山先生者此其一。

及南北議和以後，袁氏當選臨時總統，中山先生當時最要之主張，約有三事，一則袁氏須就職南京也，中山先生意謂南北聲氣，未見調和，雙方舉動，時生誤會，於共和國統一前途，深恐多生障故，除此障故，非袁氏就職南京不爲功。蓋所以聯絡南北感情，以堅袁氏對於民軍之信用，而祛民軍對於袁氏之嫌疑也。二則民國須遷都南京也。北京爲前代所都，帝王癡夢，自由之鐘所不能醒；官僚遺毒，江河之水所不能湔，必使失所憑藉，方足剷除專制遺孽，遷地爲良，庶可蕩滌一般瑕

穢耳。三則不能以清帝退位之詔，全權授袁氏組織共和政府也。夫中華民國乃根據臨時約法，取人民代表之公意，而復構成，非清帝袁氏所得私相授受也。袁氏之臨時總統，乃得南京國民政府所公選之參議院議員之同意，而推舉之，非清帝所得任意取以予之也。故中山先生於此，尤再三加之意焉。此三事者，皆中山先生當日最爲適法之主張，而不惜以死力爭之者也。乃竟聽袁氏食其就職南京，取決人民公意之前言，以演成弁髦約法，推翻共和之後患者，則非中山先生當日主張政見格而不行，有以致之耶？試問中山先生主張政見之所以格而不行者，情形雖複雜，而其重要原因，非由黨人當日識未及此，不表同意，有以致之耶？有負於中山先生者，此其二。

其後中山先生退職矣。欲率同志爲純粹在野黨，專從事擴張教育，振興實業，以立民國國家百年根本之大計，而盡讓政權於袁氏，吾人以爲空涉理想，而反對之。且時有干涉政府用人行政之態度，卒至朝野冰炭，政黨水火，既惹袁氏之忌，更

起天下之疑，而中山先生謀國之苦衷，經世之碩畫，轉不能表於天下，而一收其效，有負於中山先生者，此其三。

然以上之事，猶可曰一般黨人之無識，非美與足下之過也。獨在於宋案發生，中山先生其時適歸滬上，知袁氏將撥專制之死灰，而負民國之付託也，於是誓必去之，所定計畫，厥有兩端。一曰聯日。聯日之舉，蓋所以孤袁氏之援，而厚吾黨之勢也。日國亞東，於我爲鄰，親與善鄰，乃我之福，日助我則我勝，日助袁則袁勝，此中山先生之言也。在中山先生聯日爲重要問題，決意親往接洽而我等竟漠然視之，力尼其行，若深怪其輕身者。卒使袁氏伸其腕臂，孫李東走，胥不出中山先生所料，我則失所與矣。二曰速戰。中山先生以爲袁氏手握大權，發號施令，遣兵調將，行動極稱自由，在我惟有出其不意，攻其無備，迅雷不及掩耳，先發始足制人，且謂宋案證據，既已鑿鑿，人心激昂，民氣憤張，正可及時利用，否則時機一縱卽逝，後悔終嗟無及，此亦中山先生之言也。乃吾人遲鈍，又不之信。必欲靜待法

律之解決，不爲宣戰之預備，豈知當斷不斷，反受其亂，法律以遷延而失其效，人心以積久而愈灰冰，時機坐失，計劃不成，事欲求全，適得其反，設吾人初料及此，何致自貽伊戚耶！有負於中山先生者，此其四。

無何刺宋案牽於袁趙之蔑視國法，遲遲未結，五國借款又不經國會承認，違法成立，斯時反對之聲，舉國若狂，乃吾人又以爲有國會在，有法律在，有各省都督之力爭在，袁氏終當屈服於此數者，而取消之。在中山先生則以爲國會乃口舌之爭，法律無抵抗之力，各省都督，又多仰袁鼻息，莫敢堅持，均不足以戢予智自雄擁兵自衛之野心家，欲求解決之方，惟有訴諸武力而已矣。其主張辦法，一方面速興問罪之師，一方面表示全國人民不承認借款之公意於五國財團。五國財團經中山先生之忠告，已允於二星期內停止付款矣，中山先生乃電令廣東獨立，而廣東不聽，欲躬親赴粵，主持其事，吾人又力尼之，亦不之聽，不得已以美先以上海獨立，吾人又以上海彈丸地，難與之抗，更不聽之，當此之時，海軍尙未接洽，自願宣告獨

立。中山先生力贊其成，吾人以堅持海陸軍同時並起之說，不欲爲海軍先發之計，尋而北軍來滬，美擬遊擊海上，不使登陸，中山先生以爲然矣，足下又以爲非計；其後海軍奉袁之命，開赴煙台，中山先生聞而欲止之，曰：「海軍助我則我勝，海軍助袁則袁勝，欲爲我助，則宜留之。開赴煙台，恐將生變。」美與足下，則以海軍既表詞意於先，斷不中變於後，均不聽之。海軍北上，入袁氏籠矣。嗣又有吳淞炮擊兵艦之舉，以生其疑，而激之變；於是海軍全部，遂不爲我用矣。且中山先生當時屢促南京獨立，某等猶以下級軍官未能一致，諉以運動未成熟，中山先生決擬親赴南京，宣告獨立，二三同志，咸以軍旅之事，乃足下所長，於是足下遂主南京之役。夫中山先生此次主張政見，皆爲破壞借款，推倒袁氏計也，遷延時日，遂巡不進，坐誤時機，卒鮮寸效，公理見拙於武力，勝算卒敗於金錢，信用不孚於外人，國法不加於袁氏。乃借款欺人之語，舉二千五百萬鎊之外債，不用之爲善後政費，而用之爲構軍械，充兵餉，買議員，賞奸細，以蹂躪南京，屠戮民黨，攫取總統

之資矣。設當日能信中山先生之言，卽時獨立，勝負之數，尙未可知也。蓋其時聯軍十萬，擁地數省，李純未至江西，芝貴不聞南下，率我銳師，鼓其朝氣，以之聲討國賊，爭衡天下無難矣。惜乎粵湘諸省，不獨立於借款成立之初，李柏諸公，不發難於都督取消之際，逮借款成立，外人助袁，都督變更，北兵四布，始起而討之，蓋亦晚矣。有負於中山先生者，此其五。

夫以中山先生之智識，遇事燭照無遺，先幾洞若觀火，而美於其時，貿然反對之，而於足下主張政見，則贊成之，惟恐不及，非美之感情，故分厚薄於其間，亦以識不過人，智闇慮物，泥於孫氏理想一語之成見而已。蓋以中山先生所提議者，胥不免遠於事實，故懷挾成見，自與足下爲近，豈知杓守尺寸，動失尋丈，貽誤國事，罔不由此乎？雖然，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，前車已覆，來軫方適，亡羊補牢，時猶未晚，見兔顧犬，機尙不失，美之所見如此，未悉足下以爲何如？自今而後，竊願與足下共勉之耳。

夫人之才識，與時並進，知昨非而今未必是，能取善斯不厭從人，鄙見以爲理想者，事實之母也。中山先生之提倡革命，播因於二十年前，當時反對之者，舉國士大夫，殆將一致。乃經二十年後，卒能見諸實行，理想之結果也。使吾人於二十年前，卽贊成其說，安見所懸理想，必遲至二十年之久始得收效；抑使吾人於二十年後猶反對，則中山先生之理想，不知何時始克形諸事實，或且終不成就，至於靡有窮期者，亦難逆料也。故中山先生之理想，能否證實，全在吾人之視察，能否了解，能否贊同，以奉行不悖是已。夫觀於既往，可驗將來，此就中山先生之言也。東隅之失，桑榆之收，此就美等之言也。足下明敏勝美，萬萬當鑒及此，何待美之喋喋，然美更有不容已於言者，中山先生之意，謂革命事且暮可期，必不遠待五年以後者也；誠以民困之不蘇，匪亂之不靖，軍隊之驕橫，執政之荒淫，有一於此，足以亂國，兼而有之，其何能淑？剝極必復，否滿必泰，循環之理，不間毫髮，乘機而起，積極進行，撥敵反正，殆如運掌。美雖愚闇，願竭棉薄，庶乎中山先

生之理想，即見實行。不至如推倒滿清之必待二十年以後，故中華革命黨之組織，亦時勢有以迫之也。

顧自斯黨成立以來，舊日同志，頗多訾議，以爲多事變更，予人瑕隙，計之左者，不知同盟結會於秘密時代，辛亥以後，一變而爲國民黨，自形式上言之，範圍日見擴張，勢力日漸膨脹；而自精神上言之，面目全非。分子複雜，黨猶同器，良莠不齊，腐敗官僚，既朝秦而暮楚，齟齬敗類，更覆雨而翻雲，發言盈庭，誰執其咎，操戈同室，人則何尤？是故欲免敗羣，須去害馬。欲事更張，必貴改弦，二三同志，亦有諒中山先生慘淡經營，改組機關之苦衷否耶。至於所定誓約，有附從先生服從命令等語，此中山先生深有鑒於前此致敗之故，多出於少數無識黨人，誤會平等自由之真意，蓋自辛亥克復以後，國民未享受平等自由之幸福，臨於其上者，個人先前踰規越矩之行爲，權利則猜猜以爭，義務則望望以去。彼此不相統攝，何能收臂指相使之功？上下自爲從違，更難達精神一貫之旨，所謂既不能命，又不受

命者是耶非耶！故中山先生於此，欲相率同志，納於軌物，庶以統一事權，非強制同志，尸厥官肢，盡失自由行動，美以爲此後，欲達革命目的，當重視中山先生主張，必如衆星之拱北辰，而後星躔不亂其度數，必如江漢之宗東海，而後流派不至於紛岐。懸目的以爲之赴，而視力乃不分，有指車以示之方，而航程得其向，不然，苟有黨員如吾人昔日之反對中山先生者，以反對於將來，則中山先生政見，又將誤於毫釐千里之差，一國三公之手。故遵守誓約，服從命令，美認爲當然天職，而絕無疑義者，足下其許爲同志，而降心相從否耶？竊維美與足下共負大局安危之責，實爲多年患難之交，意見稍或差池，宗旨務求一貫，惟以情睽地隔，傳聞不無異詞，緩進急行，舉動輒多誤會，相析疑義，道故班荆，望足下之重來，有如望歲，迢迢水闊，懷人思長，嚶嚶鳥鳴，求友聲切，務祈足下尅日命駕言旋，共肩艱鉅，歲寒松柏，至老彌堅，天半雲霞，縈情獨苦，陰霾回塞，相期携手同仇；滄海橫流，端賴和衷共濟。於乎，長蛇封豕，列強方逞食之謀，社鼠城狐，內賊愈肆衣壩之

技，飄搖予室，綢繆不忘未雨之思，風雨同舟，慷慨應擊中流之楫，望風懷想，不盡依依，敬掬微忱，專求指示，寒風尙重，諸維爲國珍攝，言不罄意。」

由上面這封信看來，我們可知英士對於國父的認識是很真實，而對於中華革命黨的維護也是很具苦心的！

中華革命黨成立後，袁世凱非常恐懼，想出種種方法來破壞。他知道革命黨的費用，有許多是從海外華僑那裏募捐得來的，他就派人到海外有華僑的地方，混稱革命黨，四出募捐，以吸收華僑的金錢，破壞革命黨的信用，他知道東京青年黨員極爲活動，就派蔣士立籌款五十萬來東京，與公使陸宗輿商定辦法：或者資送回國，予以政治地位；或者留在國外休養，予以優裕生活費；或者補給留學官費。許多意志薄弱的青年，都爲蔣士立籠絡去了。當時亡命生活窮苦異常，經此一着，中華革命黨幾乎發生動搖。後來，一方面由總部籌款設上野旅館，以爲補助；一方面有湖南青年黨員吳先梅自請刺死蔣士立，這樣危險纔算渡過了。

英士在中華革命黨裏擔任總務部長，很多的計劃，都是由他擬定的，給國父的幫助很大。不久他又在上海策動肇和兵艦舉義，給袁世凱一個沉重的打擊。

七、策動討袁軍事

前面已經述過，袁世凱得勢後，總想大權獨攬，處處地方討厭革命黨的牽制，而革命黨者覺得袁氏常常背叛民國，非加討伐不可。中華革命黨的主要目標，可說即是討袁，因此策劃討袁的軍事，也就成爲英士的主要工作了。以下將它分爲：英士回國的經過，謀刺鄭汝成，肇和兵艦之舉義，袁世凱之恢復帝制，雲南起義，及英士遇害等項，詳爲說明。

(一) 英士回國的經過 中華革命黨成立後，國內革命勢力又漸漸地恢復起來。英士向 國父建議，以爲第一第二兩次革命失敗原因雖多，但黨人不在首都革命，以動搖敵人的基礎，使其仍有所憑藉，以壓制革命勢力，實爲最大原因。所以我黨此後討袁，應注意東北黨務，以作首都革命的準備。

三年春，他便親自回到大連，經營東三省革命，住在大連約五十日，成立奉天革命

黨機關部。三月間歸東京，同時又請國父經營長江方面，派出同志分任江蘇，浙江，安徽各省軍事，都因準備未充足，陸續失敗。

四年春，國內變化漸急，迭接長江方面同志電催速回國主持，他乃於二月間由日抵滬，主持長江方面進行事宜。當時因種種障礙，一時未甚得手；他非常憤激，曾電告國父說：「如事不成，決不再赴日亡命。」意志非常堅決。國父接電，怕他輕於犧牲，函電交馳，促其東渡，但他仍不肯行，到了夏間，袁世凱爲欲換得日本承認帝制，不惜承認日公使日置益所提出的二十一條的要求，又命楊度等組織籌安會，以資勸進，帝制運動日益急，而國內人心也愈憤慨，國父急招他到東京去商議，他不得已乃於八月間東渡，商議結果，以爲當前袁氏兵力集中東南一隅，西南方面比較空虛，不如先從西南發動，他被派回廣東去主持。

十月，他離開日本到廣東，途經上海，上海方面負責的同志向他報告，說海陸軍運動已相當成熟，人心也大可用，機不可失，堅留他在上海主持大計，他經過詳細審

察，他認爲事確有可爲，就電 國父請示，得復許可，乃將赴粵之意打銷，留駐上海。

(二) 謀刺鄭汝成 英士既留滬，以上海爲全國重鎮，長江咽喉，而鄭汝成，擁精兵十餘萬，兼控制海軍，爲袁氏江南屏藩，鄭氏又幹練多材，不去鄭則上海事發動不易，於是決先去鄭，而後發難。

十一月八日，英士據各方報告，知是月十日爲日皇登極典禮，駐滬日本總領事署開會慶祝，鄭汝成爲上海鎮守使，在禮必須往賀。乃調查自龍華至日本總領事署之各路綫，選敢死之士十餘人，携武器分佈各要隘，期必殲鄭；而英租界外白渡橋，爲至日領署必經之道，乃擬選最幹練之死士二人任之，以期爲最後之一擊。

同志中有諡王皖峯王明山沉勇，嫻射擊術，乃推之任外白渡橋擊鄭之事。王皖峯吉林人，幼讀書，壯營商，年十六，卽入同盟會，從事革命運動；王明山山東萊陽人，經商於奉天，與王皖峯交甚摯。二人皆善於射擊，沉默寡言，果敢重然諾。是年秋，廈爾璦因謀入浙發難，招同志中有勇於赴義者與偕，二王聞訊，皆欣然來，參與密謀，後因

英士主在滬先發，卒未去浙。英士既聞二王能當大任，乃於十一月九日，招與相見，告以刺鄭主旨及成功必不能免之情形，二人慨然許諾，最後英士還對他們說：「我將靜候你們成功與成仁的消息，望勿負此行」的話，才分別了。接着由英士的部屬周淡游拿出鄭氏的相片，使二王認辨，又給了他們駁殼槍二枝，炸彈一枚，以便行事。

十日晨，周淡游趨寶昌路寶康里三十四號二人寓所偕往，皖峯乃挾二槍，明山則懷二炸彈。偕至外白渡橋側，距橋約三四丈佇俟之，這時已十點多鐘了。少頃，一中國軍官乘汽車來，將抵橋，皖峯以爲鄭汝成，將擊之，淡游急肘之，使勿動，乃止；十一時，鄭汝成率其司務長舒錦秀乘汽車來。先是鄭微聞民黨將圖之，戒備極周，是晨特迂道乘汽艇至漢口路外灘登岸，換乘汽車而行，故英士所遣在各要隘狙伺者，皆不與鄭遇。鄭車既近外白渡橋，以車輛填塞，車徐徐行，淡游瞥見，戟指白：「彼車是」，王明山卽探懷取炸彈一，投向鄭車，未中，遽訇然墮裂，行人遑遽，鄭御者捩車欲疾駛去，明山見事迫，跳向前，再擲第二彈，中車，車蓋裂，玻璃粉飛，鄭及其御者皆受震而暈，

皖峯乃疾登車，左手援車欄，右手提駁殼槍，猛擊鄭頭部，十彈均中要害，乃更出第二槍，悉力射之，鄭立斃，頭顱洞穿若蜂巢，血四濺射，共司務長亦被重創踏。明山立車側，意甚得，路人四竄，中西巡士皆氣懾不敢前，稍久，見二人猶不行，乃集百餘人成一大圍遙圍之，皖峯再睨鄭屍，顧巡士而嘻白：「公事已畢，願受縛。」乃棄二槍於地，巡士見二人已徒手，乃敢前執，拘於虹口警所。西巡長訊其狀，二人皆侃侃言曰：「鄭汝成輔袁世凱叛反民國，余等爲民除賊，使天下知吾人討賊之義；且知民賊之不可爲，事之始末，皆余二人爲之，勿妄涉他人也。」詞氣慷慨，聽者動容，西巡長慮二人寓所，猶有人潛匿，冀得其他物證，乃於同日下午，命巡士解二人至寶康里寓所搜檢，則祇餘家具及衣物少許，餘無所得。

鄭汝成既死，袁世凱大震怖，急以楊善德繼任淞滬護軍使。楊庸暗懼怯，布置逐疏，越二十五日遂有肇和之役。

(三) 肇和兵艦之舉義

英士留上海，經營長江，組織總機關於法租界寶昌路漁

陽里五號，以今總裁吳忠信楊庶堪，周淡游邵元冲丁景良余建光諸人，分任軍事，財政，總務，文牘，聯絡諸職務。進行有日，長江及各省同志，均函電敦促，謂上海苟能發難，則各省必能尅期響應，適海軍總司令部於十二月三日，命肇和艦迅於六日開赴廣東。同志以肇和艦經運動現已成熟，若聽其開去，發動甚難，因是很多人都主張於六日前發難，肇和艦長黃鳴球及艦上海軍練習陳可鈞等，均表同意。英士遂電請總理任黃鳴球爲海軍總司令，楊虎爲海軍陸戰隊司令，孫祥夫爲陸戰隊副司令。布置既定，決定於十二月五日下午四時發動，當時各人職務分配和行動計劃如左：

(1) 淞滬司令長官陳英士，參謀長吳忠信。

(2) 海軍司令黃鳴球。

(3) 海軍陸戰隊司令楊虎，副司令孫祥夫。

(4) 以肇和艦爲海軍總司令部，由楊虎率一部份部隊佔領之。佔領後，卽炮擊製
造局，孫祥夫率一部份部隊分別佔領應瑞通濟兩艦，以爲肇和艦之助。

(5) 製造局同意之軍隊，及城內閘北等所聯絡之軍警，聞軍艦炮聲，即同時響應。

(6) 夏爾筠擔任在各城門舉火響應。

(7) 薄子明等率山東部份同志，攻擊警察總局。

(8) 關鈞沈俠民朱霞譚斌等，擔任攻擊電話局電燈廠。

(9) 陸學文擔任攻擊警察第一區工程總局。

(10) 姜涵清曹權實楊靖波余建光等擔任閘北方面軍警（余建光並任散布告示檄文）。

(11) 楊庶堪周淡游卽元冲等担任留守總機關部，並辦理各方勤務。

五日午後，各同志分別出發，楊虎率海軍陸戰隊，携手槍，挾炸彈，於三時許乘小汽船由黃浦灘開駛，逕向肇和艦，艦上陳可鈞等率衆響應，以事起倉卒，不及防禦，衆遂附和，時黃鳴球未在艦上，楊虎即登艦，將黨旨及創義之目的向衆宣告，大加犒賞。

旋命取砲彈，準備發砲，而司庫者不在，庫門緊閉，無法可啓，不得已，始以大槌破門，入取砲彈裝置發射，孫祥夫率陸戰隊，擬乘小汽船進佔應瑞艦，但以未獲海關照護，爲巡捕干涉折回，應瑞通濟兩艦因不得手。朱霞譚斌等率部躍佔電話局後，袁軍大至，不敵而退，陸學文等二十餘人，攻擊警察第一區及工程總局，勝而佔之，旋袁軍增援趕到，與戰不利而退。薄子明率所部山東同志，進攻警察總局，袁軍大至，不敵而退。陸上出動各隊，遂均告失敗，製造局方面之我軍，聞肇和砲聲，正擬響應，而砲聲忽又中止，疑遭失敗，遂不敢響應。英士在漁陽里五號機關總部。聞肇和砲聲，以爲事已得手，即率幹部同志。總裁及吳忠信丁景良徐朗西周應時俞信大等冒險至華界，預備指揮進擊，不意至警察第一區時，見敵軍遍布，不得過，遂折回總部。

先是各同志以發難期近，出入總機關部者，日益加多，尤以五日下午爲衆；以致比鄰之法人見而生疑，告於捕房。捕房卽於是晚率警破門而入，實行搜查，陳果夫丁景良等在樓下被捕，果夫故抗聲辯，今總裁與吳忠信楊庶堪章杰等在樓，聞人聲譟雜，知有

變，即遜入鄰舍，因以獲免。時英士住宅，與機關部相連，今總裁恐捕房轉來抄查，遭受波累，因勸英士與之同歸新民里私寓。

總機關部既遭破壞，對於各路聯絡，遂亦中斷，影響發難至鉅。蓋初定計劃，海軍發砲，陸軍必當響應，今楊虎攻佔肇和艦，向製造局發砲數十響，而未見還砲，以爲製造局已爲我軍佔領，若更發砲，必致自傷，遂中止之。同時肇和又以信號發至應瑞通濟，詢兩艦是否同意，回信謂「迫議畢，當贊成，請勿擊，」於是肇和同志益信無慮。孰意滬護軍使楊善德，聞悉肇和艦爲國民黨人攻佔後，即遍邀在滬官紳，籌議對策，衆莫決，惟袁世凱之軍事參議楊晟，力主攻擊，雖將肇和砲毀，亦無所惜，卒從楊議，因向交通銀行提取巨款，厚賄應瑞通濟官兵促其速攻肇和。兩艦官兵爲金錢祿位所惑，頗受驅使，而與國民黨通聲氣之少數官，遂亦不能爲力。

六日晨，應瑞通濟同向肇和發砲攻擊。肇和以事出意外倉卒應戰，砲多未中，相持時許，死傷枕籍。後擬開至吳淞口暫避，又以不諳電氣起錨法，錨不能上，致被應瑞艦

擊中汽爐，裂炸，同志死傷逾衆，楊虎知事已去，乃易服遁至浦東而歸，陳可鈞等十餘人，頭創傷不能行，爲袁軍捕去，壯烈犧牲，而轟轟烈烈的肇和之役，就這樣失敗了。

(四)袁世凱之恢復帝制 肇和之役雖敗，實爲全國反對洪憲帝制之第一次首義！袁氏不悟，仍向帝制之迷途前進。

先是楊度，孫毓筠、嚴復、劉師培、李燮和、胡英等六人，發起組織籌安會，於四年八月十四日在北京成立，所標宗旨，謂從學理上研究君主民主在中國孰爲適宜。發電致各省軍民長官及法團，請派代表來討論，旋得復電，多數贊成，於是製造空氣，強姦民意，僞託輿情，以君主國體當可實行，遂改稱憲政協會，進一步對帝制作積極之促進。

十月二日，非法之參政院召集國民代表大會，投票解決國體，八日公佈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，以變更國體事委諸國民代表大會表決，至十一月十一日，各省區全體投票事竣，並公同委託參政院代行立法院爲國民總代表，十二月十一日，參政院舉行團體投票

之總開票，結果全國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，得君主立憲票一千九百九十三票，數月來的帝制運動，至是果將見諸事實了。

國民代表大會既一致贊成君主立憲制，並一致推戴袁世凱爲中華帝國大皇帝，參議院遂於同日上推戴書於袁氏，袁故意表示推讓，並將推戴書送還，實則袁部一班攀龍附鳳之輩，爲之奔走結納，既製造民意，復四出聯絡，用盡種種手腕爲之疏通，早於黑幕中籌備一切，特不過藉此手續欺飾天下後世罷了。是晚參政院更爲第二次之推戴，十二日袁承認爲帝，十三日，在居仁堂受百官朝賀，封黎元洪爲武義親王，其餘各省文武官員，紛頒爵賞有差，十八日，下令改明年爲洪憲元年，並令清室優待條件，永不變更，舊侶故人皆頌，均勿稱臣，儼然以皇帝自命了。

(五)雲南起義 袁世凱稱帝後，國父一面發表宣言，號召國人討袁；一面又命陳英士、居正、鄭鏗等分頭進行舉義，卽在南洋之李烈鈞，陳炯明，熊克武，林虎，龔振鵬，鄒魯等，亦歸國在各省圖進行，李烈鈞，熊克武，方聲濤等先後入滇活動。

先是四年十月七日，唐繼堯等在滇開第一次秘密會議，商討起義時期，決定事項如下：（一）中部各省，有一省可望響應時，即起義。（二）黔、桂、川三省中，有一省可望響應時，亦起義（三）海外華僑或黨接濟餉械，亦起義。（四）如以上三項時機均歸無效，則本省爲爭國民廉恥計，亦孤注一擲，宣告獨立。十一月三日，復開第二次秘密會議，決定起義時作戰方略，推羅佩金擬定，羅在滇軍中有智多星之稱，凡雲南軍政長官，有大計輒多取決。羅乃計劃以滇軍一二兩部編爲一軍，軍分三梯團，借剿匪爲名，將第一梯團移動至四川敘府附近，第二梯團移動至瀘州附近，第三梯團移動至重慶方面，出其不意，一舉而佔敘、瀘、渝。此三重鎮既克，四川全在掌握，然後宣佈雲南獨立；別遣第三師助貴州獨立，出湖南沅，晃，謀會武漢。並決由唐坐鎮滇中，而以羅佩金爲第一軍長，殷永瀾爲參謀長出川，又以鄧泰中爲一梯團第一支隊，楊泰爲第二支隊，假稱各開往鎮雄剿匪，先向川邊移動，鄧、楊隨秘密改編軍隊，準備動員，俱於十二月八九十等日，自雲南開拔。

李、熊、方等適於此時抵滇，軍事行動，更爲積極。而英士是時亦派楊大鑄返滇活動，亦頗得力。

時袁世凱因五國警告，展緩變更國體，對內亟欲定君臣之名義，對外則極力運動列強承認，因決於五年元旦登極。滇省原定於袁氏登極之日，宣布舉義，旋以事急，乃決提前發表，適得港電，蔡鍔，戴勘亦即日赴滇，因延數日以待。及蔡，戴等十二月二十日到滇，唐繼堯遂於私邸開第三次秘密會議，李、熊、方、蔡均出席，議決變更以前計劃，二十三日，唐等即電袁要求撤銷帝制，懲辦元兇，不報，遂於二十五日聲罪致討。

當起義之前夕，復開第四次秘密會議於五華山將軍署大禮堂，李烈鈞、蔡鍔、任可澄、羅佩金、方聲濤、戴勘、楊杰、李雁賓、王伯羣等均出席，由唐繼堯主席，歃血爲盟，由唐先刺指血，瀝血於酒罈內，並以餘血塗於親書簽名之誓詞上，李、蔡、任等依次舉行，其誓詞云：

「擁護共和，我輩之責，興師起義，誓滅國賊，成敗利鈍，與共休戚，萬苦千

辛，舍命不渝，凡我同人，堅持定力，有渝此盟。神明必殛。」

宣誓畢，各人飲血酒一杯，焚化誓詞，大呼中華民國萬歲三聲，旋議組中華民國護國軍。以蔡鍔爲第一軍總司令，統兵三師出發攻四川，李烈鈞爲第二軍總司令，統兵三師攻粵，義聲所感，士卒效命。故入四川之軍，勢如破竹；入粵之軍，得陸榮廷之接應，長驅至肇慶。貴州復繼滇而起，各省義師，風起雲湧。

（六）英士遇害 雲南起義的消息傳到上海，英士非常感奮。這時他已積勞成病，身子很不好，但仍勉強支持，苦心經營，謀在上海應援。經過幾個月的準備，時機漸熟，因定四月十二日半夜起事，約定以號砲發難，海陸軍同時響應。不料那天晚上，適值大雨，不能燃砲，直到早晨三時纔放一砲，海陸軍都未響應。於是改定第二天晚上，由海軍擔任開砲，陸軍隨後響應，但海軍臨時仍不發砲，又不能動。十四日晚，又由擔任運動海軍的同志宋振率領一部份同志，親到艦上去指揮，因艦長不在，兵士開槍抵抗，宋振憤極，投江自殺。這三次起事都未成，上海暫時已不易發難。

時黨人蕭光禮在江陰宣布獨立，他便派楊虎前往協助，義軍已把長江要塞的江陰砲台佔領，但卒因孤立無援而退，同時他又派夏次岩入浙江舉事，謀洩被害，浙江事也陷於停頓。

屢次起事的失敗，增加了他的許多困難，但這並不足使他灰心；只有更給他鼓勵，更使他堅決進行，這時袁世凱對他非常害怕，要用重金來使他離滬，全未發生效力，於是便懸重賞募人暗殺。上海的袁探，查知他的經濟情形非常拮据，想募款起事，正苦無有辦法。於是便由許國霖、程子安二人出面，組設一個鴻豐煤礦公司，勾結了革命叛徒李海秋，由李去對英士說，鴻豐公司有塊礦地，預備向日本人抵押借款，如他能從中介紹簽約，將來借款成功，可以十分之四幫助他作革命軍費，他聽後大喜，立刻答應；並和李約定五月十八日下午帶合同底稿來簽字。到了那一天，李及許國霖等五人來到薩坡賽路十四號他的寓所，他在客廳中招待，大家剛剛坐定，李忽然推說忘記把合同底稿帶來，起身出門去取。李剛剛出門，外面忽然闖進來兩個兇徒，拔出手槍來向他射擊，頭

部連中數槍，便頓時氣絕了。年僅四十歲。

他生前常對同志說：「輓近以來，賢者自愛其死，以故衆人倣之，相率而趨於偷，今吾將以身殉國，一矯苟且之習，且以刷黨人重死之辱。」這種光榮的犧牲，在他個人是求仁得仁，但不幸的，是中國革命的陣線上又損失了一位英勇的戰士，缺少了一個領導的人了。噩耗傳出，國父及海內外同志都爲之同聲痛哭？他死後僅半個多月，袁世凱因義軍起，憤而暴亡，元兇已除，民國再造，他也可以含笑於九原了。

八 革命青年之楷模

綜觀英士一生的事蹟，我們覺得他的思想和性格有幾點特色，是一般人很少具備的。

(一) 他對革命抱澈底成功主義。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，革命聲勢大振，清廷見大勢已去，乃由其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派代表南下義和，國父對議和本不贊成，英士反對尤烈。他認為革命須求澈底成功，決不宜與反革命勢力中途妥協，否則必貽後患；無如當時許多黨員，即只顧目前的利益，以為推倒滿清，革命目的已達到，於是議和聲浪壓倒了一切。結果滿清退位，國父向參議院辭臨時大總統職，薦袁世凱以自代，辛亥革命就以南北議和而結果。

後來袁世凱果然走向反動，於是他又振奮革命精神，力謀推翻袁氏，求獲革命澈底成功；因而民國基礎大立。這是他為人特色之一。

(二)他對革命抱有絕大信心 有許多人對於革命稍遇挫折，即心灰意懶，不能

繼續努力；英士則不然。他在進行革命時，絲毫不計及成敗。他常說：「機會必須由創造而來，絕不是由等待而來，我們若能努力創造機會，則雖本身不能坐收成功，也可以造成一大潮流，以促進社會的進步。」肇和起義失敗後，同志頗有懊喪者，他安慰說：

「事業失敗，不足畏也，改過他圖，必有成功之一日，惟志不可頹，志頹則永無成。吾輩今後仍當積極進行，成功不過時間問題耳。」他生時曾自擬一聯，書之作座右銘，那聯道：「扶顛持危，事業爭光日月；成仁取義，俯仰無愧天人。」由是可見他的素志了。

(三)他有革命家不屈不撓的大無畏精神 民國元年，國父讓總統於袁氏，是

有附帶條件的；就是要他南下宣誓就職，首都永遠設在南京。這裏寓着深刻的用意，就是使他離開了數百年來封建的巢窠，不要再做皇帝的迷夢。這些條件，經袁氏一一答應。不料他是別具野心的，等到歡迎代表北上時，他更製造兵變，藉口不能南下，要求在北京就職，北上代表和南京參謀院都中了他的詭計，竟許可了他的請求。他便一步一步

進行他的野心計劃，但他自己也很明瞭一手決不能掩蓋天下人耳目，對於真革命勢力非早爲之計不可。

英士在上海，隱然爲東南革命重心，袁氏尤視他爲眼中釘，千方百計造做謠言，一定要逼他辭去上海都督職務，他也已洞察袁氏的野心，偏偏不辭，民元三月曾作書表示態度說：「滬督去留，應視事實：事實當去，挽我不留；事實當留，推之不去。始之担任，及後之告辭，全屬事實問題，或挽或權，均非我知。現在代表北上，警變又聞，趾企北方，尙多隔膜，且國都既未解決，項城尙未南來，全局統籌，勢未大定。不得不以其美（卽英士）之驅殼，再延滬都督之黨魂，非敢將順輿情，藉此見好。」直到八月，覺得沒有再留之必要，始行辭去。

四年，他由日本返滬主持討袁軍事，有一天，他的一個同鄉而又兼親戚的某君奉袁氏之命來告訴他說：「袁大總統匯洋七十萬在交通銀行，給你出洋遊歷，此款隨時可提取。」他說：「現在我們黨裏很窮，供給黨裏用很好。」某君說：「這筆款係給你出洋

用的，不能作別用。如果你不要，便將這筆錢對付你。總之，這筆錢是爲你而用的。」他聽了這話之後，聲色俱厲的說：「我幹我的事，他聽他的便。」某君當然是不歡而去。

那個時候，時局既急不可待，而經濟却緊逼異常，籌款的事，使他感到束手無策。他聽說袁氏在出重賞求他，說什麼生擒若干，殺死若干，上海鎮守使鄭汝成尤欲生擒他來邀大賞。於是他心生一計，邀請一位姓吳的同志來商量，擬託吳覓一外人，到鄉處去報告他的住址，並和鄭訂明生擒重賞，於捕到之日付足。一面再由吳和外人，約於賞格之中，提出若干酬其勞，餘則盡移作黨的活動費；然後指定一天，由吳引外人和巡捕來捕他。至捕去之後，租界引渡與否不可知，而黨中得了這筆鉅款，便可圖大舉。吳疑慮捕房會把他引渡給鄭，他說：「租界官吏對於我，在二次革命失敗後已有定議，如捕得，即送出洋，儘可放心！」吳又疑慮久居獄中，萬一獄卒得賄，以毒藥加害。他說：「這雖然難防，但如果擇定有出口輪船之日指捕，想當無礙。果能犧牲此身以換得鉅款，而有補於救國，即被毒死，也毫無反悔。現在財政奇絀，向人借鈔，唇焦舌爛，始得若

干，而爲數不多，只可作平日維持之用，不能大有作爲。況且我此次歸來，早抱定犧牲決心，不願再做亡命，若因此致死，正合素志。二次革命失敗以來，黨人均恨不能以一死拚，我也當時不死之一人，我死之後，或能挽救黨人爲主義而犧牲的舊名譽，把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的真精神恢復過來！」說畢就催促吳同志決定去辦。吳覺得辦法雖好，但終恐懼於不幸，自己又將居賣友之名。他又說：「毒死一層，若能做事迅速，想必無事，你怕居賣友之名，我可給你一證，同志有質問，你可公布出來。」吳沉思良久，終不敢辦，他爲之悵悵不樂者竟日，古人說：「富貴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；」又說：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，」這幾句話，他真可當之而無愧。

（四）他有勇於改過的美德 英士富於自信力，同時又勇於改過。當辛亥革命後，二次革命前，他因爲不十分信從 國父的主張，所以常有和 國父意見不同的地方。及至二次革命失敗後，他從失敗的痛苦教訓中，深自懺悔已往的錯誤，以後便死心塌地的服從 國父的領導，他寫給黃興信中所說的話，可說是他對 國父有了新的認識，像

這樣勇於改過，毫無固執成見的偉大精神，也是常人所不可及的。

(五)他有一種求知若渴的熱望。一般人只知道英士是一個熱烈的革命家，而不知道他對於知識的追求，也是同樣熱烈的。前面我們看到他棄商就學，可以說正是他求知慾的最初表現，辛亥革命後，他認為中國必須趕緊建設，前途纔有希望。他嘗寄人書說：「現今我國百不如人，將來欲謀發達，須各方面都要求科學進步。」又說：「欲救中國，非急起直追不可，今觀各國之進步，猶賽跑然。返觀我國則且行且止，一若不見人之在我前者，彼跑百步，我當跑百步以上，則若干年之後，或可追及，否則即行百步，亦望塵莫及矣。何況一步不前耶？吾輩之心，滿擬駕中國於世界各國之上，苟不急進，將何以達我之目的？」所以他解去上海都督職務之後，便準備出洋遊學，尋求高深學問，藉以負起建設新中國的責任。他對於教育子弟，也諄諄以注重學問告誡，他給姪兒果夫的信說：「爲一身，爲國家，皆非學問不成。」又說：「爲人須立志遠大，不可務其小者近者，你當教你弟妹好好求學，立志救國，不可教其將來爲飯碗計而勤學，普通人

教子弟，常作如此想，吾輩當切戒之。凡存心謀個人者，即不足與謀，謀國須比謀一身爲重，對於自己一身，但須勉其成爲一有能力可以救國之人足矣。」這雖是家庭瑣事，亦可看出他對知識的注重。

(六)他富有建設理想 民元局面的演變，和黨人不服從指揮，使國父感到失望。國父辭去臨時大總統後，便立意暫時擺脫政治，專心從事生產建設，以求民生主義的實現；在這一點上，英士和國父的懷抱是相同的。他曾對都督府同人說：「國家之弱，弱於貧，貧與弱，固相因者也。但欲求富，必先從實業上入手，經濟充足，而後練兵教育各問題，皆可迎刃而解，國自富且強矣。」又嘗寄人書說：「其美以冒險爲天職，此後共和鞏固，已無冒險者可爲之事，不得已而求其次。則管見所及，無過於實邊之謀，滿蒙回藏，僻處邊陲，地廣人稀，利源未闢，欲將我國躋於強大，先應籌集鉅款，實力經營，利用已集之軍人，振植未闢之邊地，則富強之基，實立於此。」又說：「革命者，盡我天職之事，今破壞已終，建設方始，建設之道不可無學，吾將經外洋求學，

歸而襄助建設，亦所以盡我天職也。」所以他交卸了都督職務後，就當選為參議院議員，袁世凱想來攏絡他，要他担任工商總長的位置，他一面暫就，一面仍準備出洋考察政治實業，無如政治風雲日急，革命大業又把他的出國計劃打銷了。

（七）他有實行世界革命的抱負 英士一生努力中國國民革命，但却抱負世界革

命的大志他常對人說：「我生平最恨強權，並喜打不平，凡是見到有以強凌弱的事，必為憤憤不平。現在的世界仍舊是一個不平的世界，所以我願意作世界革命的工作；不過現在中國，尤其要從速革命，我又是中國人，因此我先着手於中國的革命。俟中國革命成功以後，我盡力助各弱國及亡國之民革命，獲得獨立自由，我的志願才算完全達到。

」以中國革命為中心，來扶植各弱小民族革命，以求全世界民族之自由平等，這是中國國民黨世界革命的最高任務，也是每個黨員應負的責任。這一點，他是認識最清楚的。

他在努力中國國民革命中，常慨然以扶植東亞弱小民族為己任，尤欲結交各弱小民族中的志士。民國紀元前二年，延吉邊境發生糾紛，他屢函東三省總督張錫鑾和吉林巡

撫陳昭常，請他們設法保護朝鮮僑民。又某年，他曾和朝鮮志士在上海組織一秘密結社，名新亞同濟社，專爲謀朝鮮獨立，他任該社的監督，且常作物質上精神上的援助。這件事很秘密，少有人知道。民國元年辭職後，袁世凱給他匯洋四萬元，促他早點出洋，此款收到後，兩個月內即用罄，除大部份爲幫助同志之外，其餘五分之一約計八千元，却是完全用於資助朝鮮安南印度的革命黨人；朝鮮在中國留學生的學費，也是統統由他負擔的。他生前曾說：「我志願太奢，恐及身不能辦到，願留之後人。」真不幸而言中。他的死，不特中國國民革命喪失了一個英勇戰士，世界弱小民族的解放革命，也同時喪失了一個英明的領導者，聽說他遇害後，各國革命志士多爲之痛哭失聲，可見其平時感人之深了。

以上的幾點特色，可說是英士爲人立業的優點，讀者領略到了，很可以作爲自己的榜樣；尤其是我們革命青年，更可以作爲自己爲人立業的榜樣！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再版 (二一三〇〇〇)

陳英士

定價國幣六五〇元

編著者 孔繁霖

發行者 青年出版社

印刷者 新中國印刷廠

南京：中山路六〇六號

版權所有